



游记

黑井的岁月

□ 刘云燕

一座古城，
无声的光阴……

黑井古镇，位于云南省楚雄州禄丰县，曾是著名的盐都。时光似乎格外青睐这座古镇，就让它脚步缓慢下来。据《黑盐井志》记载：“土人李阿召牧牛山间，一牛倍肥泽，后失牛，因迹之，至井处，牛舔地出盐。”为纪念这头黑牛的功绩，遂称此地为：“黑牛盐井”，后称“黑井”。

古老的盐城，已经失去了昔日的辉煌，却留下了很多古香古色的唐宋风貌坊巷，碑刻、石雕、古塔、石牌坊、古戏台等，让人仿佛回溯到古老的时光中。黑井是属于那些老人的，他们衣着已经不再新鲜，岁月也将层层叠叠的痕迹留在了他们的身上、脸颊上。一道道皱纹里，仿佛都写满了沧桑的故事。一如那斑驳的石墙，展现着一种残旧却傲而不衰的风骨。他们生长在这里，每条街，每道巷，都有他们的脚步，他们逝去的青春。

而此时，他们只是静静地坐在自家的门前，享受着属于自己的阳光。

那一盏上书“黑井”二字的灯笼，依然高高悬挂着，颜色渐褪，寂静无声。孩子们却总是充满了朝气，像快乐的音符，点燃黑井寂静的乐章。孩子们在小巷子里嬉戏着，那脆朗朗的声音，给古老的小镇带来了些许清新自然的韵味。古镇，无论时光如何流逝，人们世代地生活在这里，活色生香地演绎着美丽的人生故事。

年轻人匆匆的脚步，行走在古老的镇子上。现代人站立在朱红的门前，光影如精灵般舞蹈，创造出斑驳的影像，留下无声的空白，只留游人去冥想。那空白处，该写下什么呢？写下对古镇的向往，亦或是怀念？好像应该写下一首诗。不禁想起诗意这个词，诗人戴维娜曾说：“诗意是美好的情愫与美好的心灵相互呼应，共同生出一段美好。”

小狗也是这里的主人。它们充分享受着这里自由而慢节奏的生活，懒洋洋，慢吞

吞。太阳好的时候，就舒舒服服地在阳台上睡一觉。待到醒来，在小巷里溜来溜去。它们毛色光洁，神态奕奕。古镇，也是它们最眷恋的家园。不知哪位阿婆去菜市场买来一大竹篮子蔬菜，安静地放在院子前的台子上。她是在等待亲人回家吗？在炊烟袅袅时，古镇的苍老，更有一丝柔媚的温情。

人说，光阴像魔术师，无情地将妙龄少女变成耄耋老人，将人们光鲜美丽的肌肤变得沟沟壑壑。在安静的古镇，我常想，幸福也许就像一枚沙漏，流下的，是光阴；堆积起来的，应该是幸福吧。生活在这样风情浓郁的古镇，是幸福的。当古镇的岁月如沙般流走，繁华不再，但是，堆积起来的，却是满满的沉甸甸的历史和文化。岁岁年年，盐都带给我们的，是光阴如梭和珍惜时光的感怀。

游走古镇，心中充满了蜜一般甜美的快乐。就像真正的幸福，不来自于别人的羡慕，而来自于自己内心的评判……

学而

苍山负雪

□ 吴鲜

苍山负雪，明烛天南。

这是清人姚鼐《登泰山记》中的名句。姚鼐乃吾邑先贤，桐城派四大家之一。先生对于泰山之雪的描绘要不烦，意蕴辽阔。今年的第一场雪下在昨夜，窗外飘雪。清晨起床，我推窗而望，雪呢？苍莽大地之上，楼顶树木之上，皆无雪。我极目远眺，远处的龙眠山似有白雪覆盖。这并不是是一场很大的雪，但苍山负雪的感触还是扑面而来，凛凛然巍巍乎白雪皑皑的意象竟是那么的真实可触，于我而言。

少时读诗：窗含西岭千秋雪，门泊东吴万里船。千秋雪，那该有多厚啊？也许正是雪落大地的一年又一年的覆盖，才使苍山多出了一重厚重与别样之美。我曾到过雪域高原，面对玉龙雪山，面对西部群山，面对千年积雪，震撼，唯美，纯净，高远。灵魂在那一刻，仿佛也被洗过了一般，纯净得像个孩子。

泰山，我没有上去过，但我有过从火车上遥望泰山的经历。那一年的夏天，我和妻送儿子去北方上大学，车过泰山。我趴在北去列车的窗口边，可劲地遥望泰山，儿子趴在我的肩上，亦遥望窗外一闪而过的泰山，忽地，他的嘴中蹦出了一句：苍山负雪，明烛天南。吓了我一跳，铮铮，你怎么会在夏日吟出冬天的诗句来？你忘了，老爸，这不是故乡的先贤姚鼐的名句么？高中古文必背课目呀！啊？哦！那你咋不整上一句：荡胸生层云，阴阳割昏晓？抑或是——登泰山而小天下呢？儿子沉默了一会，郑重地对我说道，老爸，我现如今还达不到那个高度，相信我，总有一天，我会站在泰山之巅，山高我为峰。

面对群山，面对雪山，面对泰山，面对故乡的龙眠山，面对苍山负雪，我都有着一种莫名的感动，一种深深的敬畏。山不言自高，所谓：巍巍乎高哉！苍山负雪的日子，给人更多的总有着一种负的一种苍莽之感与辽阔意象。所谓负者，有着承载与担负之义，雪落在大地之上，覆盖起一座又一座或远或近的巍巍群山，之于一年又一年，之于亿万斯年的轮回，之于天空大地之间。雪，落在雪域高原，落在玉龙雪山，落在泰山之上，亦会落在故乡的龙眠山上。我不知道姚鼐当年写下“苍山负雪，明烛天南”之时，是否也在心中默默地想念着故乡的龙眠山，以及龙眠山上雪？

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。南山之上，是否有雪？在世人的心中，往往会将南山定格成心中一座超然物外之山，其实，这于山，并非是一件幸事。道法自然，万物归真，四季轮回，概莫能外。南山之上，苍山负雪，或许，更有着一番别样的情趣吧。

一场雪，一座山。又一场雪，又一座山。绵延不绝，亿万斯年。于山，是一份承载。于雪，是一种抵达。那么，之于心灵呢？是站在高山之巅，还是行走在苍山负雪之中？有时，让心灵之上附着某种承载与担当，一路负重而前行，未尝不是一件好事。

我，在这个雪落窗外的冬日清晨，推窗而望，极目远眺，眼前山多石而少树，而雪与人膝齐。多年之前，多年之后，一路行走于苍山负雪之中，之于我们每一个人，那该又是一种怎样的感动与感悟呢？面对苍山负雪，一山的真实与厚重，之于我们，在那一瞬间，会不会也高山仰止且肃然起敬呢？

艺术

玳瑁笔筒群鼠欢

□ 谢丽成

“足下躡丝履，头上玳瑁光。腰若流纨素，耳著明月珰。”汉代乐府诗《孔雀东南飞》中描写刘兰芝装扮的这些诗句让人怦然心动，也可知玳瑁是一种极为珍贵的材料。事实正是如此，作为一种和珍珠、玉石、玛瑙、珊瑚等并列的有机宝石，它不仅价值非凡，还有着可供深入挖掘的文化价值。

我国人民使用玳瑁的历史相当久远，早在距今两千余年的先秦时期，玳瑁便作为一种珍贵材质出现。据《史记·春申君列传》记载：“赵使欲夸楚，为玳瑁簪，刀剑室以珠玉饰之，请命春申君客。”赵国使者以玳瑁簪向楚国夸耀，可知其之罕见稀有。《后汉书》记载：“旧交趾土多珍产，明玳瑁羽、犀象玳瑁、异香美木之属莫不自出。”看来，当时的玳瑁已有外国进贡。撰写《汉书》的班固曾赠送给弟弟班超一支玳瑁黑犀簪，三国学者高柔曾送给妻子一件玳瑁梳。唐代时，曾以玳瑁制作钱币。宋代时，玳瑁作为一种装饰品，更是成为品级的象征。据《明会典》记载，弘治年间，玳瑁盃、玳瑁盒每个竟然值一贯钱（相当于一千文铜钱），已经很贵重了。其实，人们之所以喜欢玳瑁，正因为它它是长寿的象征。作为一种海龟，玳瑁不仅是一种瑞兽，还是一种长寿



的动物，因此被用来祝寿。据南宋将领王夔的《杂章》记载：“伏闻令月辰立皇后，谨荐翠羽、玳瑁甲上万岁寿也。”看来，在当时，玳瑁便是皇家的祝寿之物。

笔者收藏有一只清代的松鼠葡萄纹笔筒，便是用玳瑁制作而成。它呈圆筒状，口

径和底径7.7厘米，高12.3厘米，是用一块大料制成。笔筒的口沿上，透出温润的光泽，具有如树木年轮般的纹理，并有星星点点的孔隙，和黄花梨的纹理色泽较为相似。在口沿下方和底部上方，各有一圈蕉叶纹，它们整齐排列着。在两圈蕉叶纹的中间，通过镂空雕和透雕的方式，满工雕刻松鼠葡萄纹，只见在葡萄架上，葡萄的藤蔓叶子旺盛生长，层层叠叠，密不透风；在藤蔓之间，有一串串葡萄粒粒饱满，晶莹剔透；有一群松鼠，便在这稠密的葡萄藤架间来回穿梭，它们有的爬行，有的望向葡萄，准备大吃一番，有的正吃得津津有味，还有的在嬉戏和打闹。每只松鼠都有一只圆圆大大的眼睛，所以很好辨认。这些松鼠，看起来欢乐无比，热闹非凡，仿佛能听见它们叽叽喳喳的叫声，跳跃出快乐的音符，因此成为这笔筒上、藤蔓间最美的风景。

明年是农历庚子鼠年，生肖和地支相配时，鼠和子进行组合，因此，我国民间经常以鼠代子。然而，老鼠长相猥琐，我国人民通常便以尾巴修长蓬松、长相乖巧可爱的松鼠来代替老鼠。葡萄，结实众多，果实累累，因此，松鼠葡萄纹正代表着收获不菲、富足有余。

掌故

留将一面与梅花

□ 耿艳菊

清代诗人何钱有一首诗《普和看梅云》：“酒沽林外野人家，霁日当檐独树斜。小几呼朋三面坐，留将一面与梅花。”素朴有野趣，没有什么大意象，山野人家，寻常人，寻常事。天晴风定，一方小桌，几张小几，几个好友，闲谈小酌。知己二三足已，另一个位置要留给那一树淡然超逸的梅花，而境界也因此清美雅致，诗情画意也因此不落俗套。

除此，我还读出另一番味道。人在尘世里，除了要生存以外，还有活着的方式很重要。梅花站在那里，安静得天荒地老，不会高谈阔论，不会把盏言欢，我们总不由自主地打心眼里喜欢她，看着她冬天的山寒水瘦里凌寒绽放，内心清淡干净。

吃饱穿暖是最基本的立足于世，这个基本需要往往爱膨胀，以至于物质欲求越滚越大，烦不胜烦。一味物质，很容易陷入焦躁，患得患失。而人本能上都有向美、向好的愿望，生活除了生存，还有活，活着的乐趣。

林清玄说，当我们回到生活的原点，还原到朴素之地的生活，无非是“轻罗小扇扑流萤”，无非是“薄薄酒，胜茶汤，粗粗衣，胜无

裳”，或者是“短笛无腔信口吹”，或者是“小楼昨夜听春雨”。扑流萤，薄酒粗衣，短笛信口吹，小楼听春雨，留将一面与梅花，这些都是生存之上活着的美好与趣味。

很多人都喜欢看丰子恺的漫画，还有老树画画，都是生活中的平常风景，却又不同于俗世里惯常以物质欲念为先的生存状态，让人看到一些令内心敞亮的有情，有味，有趣。那是一个句子中破折号后面的那部分，一朵花在空气中散发芳香的秘密。

丰子恺在雕版画集《画中有诗》自序中一开头就说，余读古人诗，常觉其中佳句，似为现代人生写照，或竟为我代言。盖诗言情，人情千古不变，故好诗千古常新。

自古以来，朝代更迭，光阴流转，生活习性不同，而活着的根本的东西是一样的。丰子恺画过一幅名为《小几呼朋三面坐，留将一面与梅花》的漫画：山里人家，修竹映着茅草屋，一女子端着菜从屋子那边来，三个穿长衫的男子围坐在石桌边，闲聊小酌，神情悠闲。石桌一边空着，不多远，有一株梅花开得正好。诗情无限，画意不尽。

这幅漫画的款识为“戊子新年试笔”，戊子是1948年，正是战火纷飞的时代。丰子恺的缘缘堂毁于战火，居无定所，暂居于杭州东山。在这样的境况下，作出的此画。俞平伯对丰子恺的评价是：“一片片的落英，都含蓄着人间的情味。”他给予人的从来都不是负面的苦痛，而是打开人心苦闷的亮光，希望和芳香。

“人无癖不可与交，以其无深情也。”“世人但有殊癖，终身不易，便是名士。”这个“癖”也是活着的那份趣味。不过，功名成就与人活着的乐趣来说，并不是最必须的，而是在世俗的路途中留一份“梅花”的空白，才能看淡争抢攘攘的现实，才能超越眼前的烦恼，与生活深情相拥。

常遛弯的胡同有一间裁缝铺，很多年头了。裁缝铺的门口摆着很多绿植，郁郁葱葱的，即使是冬日里，也不觉得冷清寂寞。门口还有一个木桩，木桩上写着老舍的一句话：新梦是旧事的拆洗缝补。看得人心里又暖又亮。裁缝铺的主人是一个四五十岁的大伯，总是在窗户前忙碌着，但关了门外的绿意和木桩上的话，让人觉得他是一个懂得生活而内心丰富的人，不仅油生尊重。